



10 “走穴”历险记

听王刚讲述自己的故事



《我本顽痴》

◆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:王刚

《我本顽痴》是著名节目主持人、演员王刚迄今为止唯一的个人传记。书中王刚细说自己的成长历程,更深情回顾了自己的三段婚姻、老来得子的种种人生体悟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歌星演员“走穴”之风成为媒体关注焦点。虽然道德家们讨伐,社会学家皱眉,但其中诱惑之大,不是媒体“不高兴”就能禁阻得了的。在商品经济大潮下,我也自然不能“热馒头——端着”,毕竟是有妻有子的人了。虽然也知道放下身段你就面对一个莫测的江湖,虽然也听说诸多明星被蒙被涮的尴尬事,但我不得不随波逐流。走一趟,如果正常的话,那收入可是单位一年薪水的几十倍啊。我乃俗人,焉能心向往之?

前景是美好的,道路是曲折的,既然是“江湖”,就没那么正常,没那么舒坦。甚至隐伏着风险。

偶尔看到刘晓庆口述,她被涮得最厉害的一回:临上车,穴头匆匆忙忙递给她一个大信封。打开信封,里面除了一沓厚厚的感谢信外,只有一张10块的钞票!

看到这段,苦笑不已。穴头们往往给你描画的是美丽的愿景,而你实地亲临的,是琐碎,苍白,走过一程后,通身都是无力感。

最曲折的一次,是到广西演

出。走了南宁,桂林,贵县……路途上几乎搭乘了能想象到的所有交通工具,飞机火车自然不用说了,改装的“面包车”,只能走乡镇马路的“蹦蹦车”,那个遭罪和无奈,就甭提了。我们还在港汉间乘坐过渔民的小破船,马达声声,浪花翻腾,却无心看水光山色风景。何谓无利不起早?何谓闷声发大财?这就是了。

居于边远省份的观众,也能看到那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人五人六的明星,看到他们放低了身段献技,也算一段好玩的阅历。这个因素,也就是“走穴”盛行的市场发动机。那些淳朴的观众,大概也在想:舞台上的这些人,不知道攒了多少在自己荷包里。没准儿还挺不平:同样是人,怎么他们挣钱就这么容易呢?殊不知:对演出团体的所有人来说,这真是一场悲惨的旅程。我还算好的,21场拿到了8场的报酬。非一线演员拿得更少。最惨的,就是乐队的五个乐手,眼看着一场的钱都拿不到手,于是令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,在柳州爆发了一次

“火拼”——五个乐手维权,先把组织广西巡回演出的“穴头”控制住,胁迫他在票房清点票款,尽入囊中。

内部火拼,可是走穴之大忌。柳州是最后一场,按规矩,最后一场前,必须两清。这是一个不容易掌握火候的临界点,对于双方来说,都是“麻秆打狼——两头害怕”的事儿。血气方刚的乐队小伙子们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子,本来还对能够分点儿钱抱渺茫希望的演员们明白:坏了,彻底歇菜了。

消息一传开,团里整个乱了:钱都给半路劫走了,还演个啥劲儿啊?

我强忍住心中的愁苦,跟大伙做工作:事已至此,不能激化矛盾,观众都进场了,假如我们撂了挑子,那会出大事。我像个部队政委一样安抚着大家激动的情绪,分析利弊,温婉劝说。大家勉强接受我的意见:还是顾全大局吧。

殊不知开场第二个节目就出事了!两个相声演员怀着怨气走上台来,逗喂的那位心想:这他妈的什么事儿啊?合着白演了,还得“顾

全大局”?不成,我得说点什么,出出我这口恶气。

捧哏先说:今儿由我们给大伙说段相声,相声是语言的艺术……

逗喂的那位发难了:您这话不对,相声啊,就是我逗,您乐,可我心里想哭大伙知道吗?——观众朋友们,你们今儿都上当了!这是一个黑剧团啊,黑呀,真的黑……

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还以为他说的是段子呢,都在那里傻乐。捧哏的心想:坏了!我得拧回来呀,就拼命往回找补。谁承想逗喂这位不理他那茬儿,还在那里继续“揭发控诉”。

观众中有明白人,发现不对了,叫倒好,起哄。

我见势不妙,赶快走上台去,我是整合节目的主持啊。我笑眯眯地把着话筒,说:著名相声演员某某先生来到美丽的柳州,心情过于激动,加上咱们柳州人特别热情豪爽,盛情难却啊,刚才晚饭时多喝了两杯,临场状态出了这么一点小问题。没关系!咱们请某某先生先去醒醒酒,接下来有请著名歌唱家某某为大家演唱……

18 秦市长也搞论文抄袭?

离开毛处长家,接下来拜访的重点,是省国土厅退休的印厅长。

从省国土厅厅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印老,曾经担任过阳城市委书记,那时市长正是现任的市委洪书记,张大龙则是市委秘书长。相互矛盾一度激化到比现在洪、丁的状况还要过分。后来,省委派出工作组,专门前来解决阳城的班子矛盾,本来形势对印有利,基本趋势是印继续留任,洪调离。

不料,身为市委秘书长的张大龙从中捣鬼,完全偏向洪那边,突然抖出印的好多问题,结果,印反被调到省国土厅,洪则顺利接任市委书记。作为一种回报,洪上任不久就提拔张大龙为市委副秘书长兼任组织部长。生性耿直的印,从此与张大龙势成水火,恨张之心犹胜怨洪。

印、洪大战时,冯开岭由省里下派阳城不久,而且位居排名最末的副市长,因此未及介入二人矛盾。这两年每至岁末,冯开岭都会借着看望省城老干部的机会,顺便拜访一下印厅长,这与阳城多数干部回避、冷落印,成了鲜明对照。不过,探望印厅长这样与阳城官场积

怨较深的老人,冯开岭多由秘书黄一平代表。因此,印厅长这儿,黄一平来过好多次,他对印厅长本人及家庭情况相当熟悉,印厅长对他也有好感。

这次印厅长的话题自是离不开阳城官场,上来就询问市府换届的事。

于是乎,黄一平便将张大龙如何极力笼络人心、拉帮结派,以及市委洪书记如何积极帮助张大龙幕后运作,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了一通,直听得印厅长气得差点摔了杯子,说:“这帮混蛋!有他们在,阳城百姓也要跟着遭殃。那个姓洪的和姓张的,哪里是什么人民公仆、共产党干部,简直比土匪还不如!”

“今生今世,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,也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!”说这话时,印厅长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星。他还表示,今天夜里就开始写揭发材料,而后直接跑到省委,一个一个常委当面汇报反映。

“不砸碎姓张的市长梦,印字倒过来写!”老人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誓言。

黄一平听了,乐得差点笑出声。

从印厅长家出来,黄一平感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,干脆约了在省农业大学工作的同学粽子。之所以找粽子,是因为黄一平想到冯市长的那个“弱化、孤立秦众”计划,而副市长秦众就是在省农业大学当助教一直做到校长助理,而后到阳城担任副市长的。

就着啤酒和满桌的卤菜,两个老同学聊兴大发。

酒酣处,粽子脸涨得通红,悄悄拉过黄一平,小声说:“告诉你一件天大的秘密,回到阳城千万不能对外说。秦众这小子别看硕士、博士学历好几个,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专著有一尺多高,捞的学术头衔也不少,可是,他搞学术腐败。学术腐败你知道是什么吗?就是论文抄袭,现在报纸电视上整天揭露的那种,其中有真有假,主要是学术界人搞人。”

“秦市长也搞论文抄袭?我不相信。”黄一平很认真地摇摇头。

“你不信?那么,你认为我是说假话?”粽子腾地一下站起身,拉着黄一平进到里间书房,从那一排排

书刊里抽出几本,很快找到署名秦众的几册,一一提出哪里是抄袭,所抄者何处。

根据粽子提供的情况,看来秦众抄袭手段非常高明。在农业大学,因为其特殊的地位,秦众经常出国参加学术交流,英语水平也非常不错。他的抄袭与时下媒体曝光的那些不同,绝无抄袭本国学者或中文作品现象,而是专拣外国学者未经翻译的原作、原著。这样一来,就很难被人发现,或者即使发现,仅凭一般英语与专业水平也不大容易认定。可是,偏偏农业大学有个老教授,既是当年秦众的硕士生导师,也是后来粽子的博士生导师,只有他慧眼独具发现了其中的猫腻。老教授内心非常痛苦,却又不便对外人讲,更不好对秦众直言,实在憋不住了,只告诉了自已最信任的弟子粽子,意在警告他不要蹈师兄覆辙,令乃师失望。

黄一平悄悄记下那些作品名称,表面却丝毫不露声色,只是淡淡一笑说:“你放心,他是我领导,借我一百个胆,也不敢随便乱说呀。”



《中国式秘书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丁邦文

《中国式秘书》从小人物着手,从刻画官场中非主流人物日常工作的琐碎细微处着手,披露了官场底层职员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。

秘书群体的众生相 不一样的官场教科书

14 她说她老公是个GAY!

离,还是不离?破碎的婚姻是一个难题



《婚姻症候群》

◆出版社:文化艺术出版社
◆作者:宗昊

《婚姻症候群》剖析十桩破碎的婚姻案例,案例涉及到外遇、二奶、家庭暴力、婆媳关系、闪婚、财产纠纷、网恋等等,每一个案例都有真实的影子,而文中折射出来的婚姻观是值得所有围城内外的男女所深思的。

晶晶冲好了一杯普洱递给姚遥,说:“这个案子够稀的!女的叫姚遥,上来就说怎么离婚能最快?我问我有什么要求,她说她全要!什么房子车存款……就是不要孩子!你说这是什么事啊!”

姚遥有点怒了,说:“这案子你也接!我不是说了吗?凡是两口子打离婚,当妈的坚决不要孩子的,我这都不受理!爱找谁找谁去!”

晶晶回头看了一眼门口,悄悄对姚遥说:“但是她这情况真的很特殊。她老公不正常!”

姚遥疑惑地问:“怎么不正常?”

晶晶说:“她说她老公是个GAY!她被骗了!”

姚遥办了好几年离婚案子,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。以前办的案子里,有老公长期虐待的;有老公长期吸毒戒不了的;还有老公嗜赌的、酗酒的、骗财的,老公是同性恋,这还是头一回。

在办公室里,姚遥看到了一份极厚的案宗。打开之后,一沓子复印的A4纸被放在所有材料的最上面。姚遥仔细地翻阅,发现居然是MSN的聊天截屏。里面的GUANG应该就是女当事人

了,另一个叫JIAOJIAN,被铅笔注释着是顾昂的丈夫。俩人的聊天时间是两个月前,前面几句都没什么,顾昂问老公:“你在家干什么呢?”

她老公的回答是在提问的二十分钟以后,居然是:“你是谁?”

顾昂的回答是:“别闹!你老婆!”

又过了十分钟,这边才回话,说的是:“我是你焦健的男朋友。你不知道吗?”

顾昂这边也是过了五分钟才回话,说:“不许开玩笑!我会当真的。”

这边倒是很快,说:“我没开玩笑。焦健洗澡呢,他MSN开着。要不你问他去!”

后边就没有了,姚遥想象着当时的情景,非常非常理解顾昂,想必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完全崩溃了。姚遥仔细看了看顾昂的简历,学经济的研究生,家世不错,父母都是医生,独生女。看照片,长得也不错。她丈夫焦健的情况就更好了,外企的一个高级经理,看两个人真是郎才女貌。资料里还提供了一个男人的照片,年纪很轻,长得白白净净,但是相貌不是姚遥欣赏的那

一种。资料上说,这个男人就是焦健的男朋友。

姚遥琢磨着这个案子。自从安东离开以后,姚遥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被安东“洗脑”了。每接到一个案子,姚遥现在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“能不能不离”,这和自己多年养成的职业思路完全相悖,姚遥有几次甚至都生了自己的气。这哪是一个律师该想该做的?自己又不是街道管调解的大妈!

晶晶推门说顾昂到了,姚遥示意请她进来。

顾昂很礼貌地坐下向姚遥问好。姚遥也是第一次见到来找她办理离婚却又如此平和的女性。姚遥打开案宗,说:“每个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心情都是很复杂的,尤其是女性。不过这个是个例外,我没想到你能这么镇静。”

顾昂呷了一口茶,说:“我疯狂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跟自己说,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,再这么下去只能是糟践自己。所以我打起精神来重新面对生活,我得恢复理智,就来找你了。”

姚遥很佩服地说:“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跟我说说你的想法,希望怎么处理?”

顾昂咬了一下嘴唇问:“他——焦健出这种问题,算不算外遇?”

姚遥低了一下头,说:“这确实是个难题。因为在现行《婚姻法》中通奸的行为并没有涉及,也就是说,如果你们两个人起诉离婚,你认为他的这种行为存在过错,属于过错方,这个情理可以认同,但法律上没有规定。”

顾昂自言自语说:“那重婚也就更无从提起了!”

姚遥说:“这个可以视为重婚;还有一种就是他在法定婚姻存续期间,和另一名异性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或居住。你和焦健这种情况更为复杂,首先他不可能和同性结婚,其次,就算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,你也无法认定他们之间就有性关系。这个从理论上说是无法取证的,唯一的可能是他自己承认。”

顾昂说:“那我现在离婚占不到任何优势是吗?”

姚遥说:“不能这么说。我看到你MSN的截屏了,我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法定的依据,或者说,作为他同性恋的一个证明。但是你如果想以此来获取赔偿,我实话实说,把握不大。”